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仁宗皇帝

宦寺專恣

天聖四年二月戊申朔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御藥院掌按驗秘方和劑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至道三年始置以入內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參用士人於是別置上御藥供奉其品秩比內殿崇班專用內侍其後多至九人三月辛巳許上御藥供奉監元用等封贈父母妻元用繼宗養子也九月監察御文曹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嘗修古奏前代稱御之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

和雜事同令黃門備懷若此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答二
黃門 六年二月丁丑詔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張懷德羅
崇勳並落供奉為上御藥 七月丙辰以翰林學士兼侍
讀學士蔡齊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勳趨齊上修
景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遵其記不上崇勳怒
競於太后命齊出守參知政事嘗守道固爭留之不能得
尋以親老易益州 七年正月曹利用不恤中人羅崇勳
請往按治曹洵不法事見曹利用罷攝否內侍皇甫繼明
等三人給事太后問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還官
事下羣牧司問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
欲附會為奏羣牧判官司馬池獨不可史拜曰三中貴人

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寄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初至。問門爲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五月甲戌。太常博士范頌爲右司諫。先是。頌知廣德軍。尋以疾監汀州。仙臺觀上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頌頓妻結之。懷德屬於太后。遂召。還問所要言。對曰。今權臣騎將不可制。益指曹利用也。久之。乃授頌諫官。九月丙寅。詔問門自今入內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各省使等爲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上。別作一行。太祖廟部知押班率供奉官爲之內中。祇應裏頭中衣褐衫而已。宰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八年六月。內臣韓守英藍元用皇甫繼明並遷官職。以上三朝國史。

也 九年五月己巳祕書丞知陳留縣王冲配雷州編管
初內臣羅崇勳就縣請官田不得使呈域卒盧告冲下物
有刺利事 太后令崇勳劾之冲不能自明故重責 明

道九年二月呂夷簡言出喪事太后不許夷簡謂羅崇勳
云云崇勳懼馳告乃許之 詳見進尊莊錄 七月乙酉封天

章閣待制范頤母禹年縣太君劉氏為永嘉郡太君侍上
御藥張懷德傳宣中書而持封之 九月大內火韓守英

藍繼宗江德明盧守勳並遷官自上御藥而下至內品凡
遷擢十五人並以宮庭火錄衛乘輿之勞也 詳見大內災

十一月戊子江德明閔文應等遷官並錄管勾修內之勞
也 詳見大內災 十二月癸亥詔上御樂院自今比內殿承

制上御藥供奉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二年三月甲午
皇太后崩 四月帝始親政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
上御藥楊懷志江德用並為供脩庫使楊承德楊餘懿並
為涖苑副使上御藥供奉蔡舜卿張懷信武繼隆任守忠
楊安節為供脩庫副使以入內供奉官四人勾當御藥院
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
明為西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鈴轄三陵副使朱染院使羅
崇勳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涖苑副使楊餘懿為齊州都
監楊承德同州都監供脩庫副使張懷信為岳州都監楊
安節為晉州都監武繼隆為新州都監任守忠為黃州都
監蔡舜卿為潞州都監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

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遂恐偕以為
亂也上不欲暴其罪故止斥之於外

楊懷志江德明二人未見貴官當考

七月辛巳楊安節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陳思忠降為
西京高品 八月庚子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上御藥楊
懷德至連水軍稱詔市民田三十頃給僧寺既而不得民
市民田請下本軍還所市收其直入官從之 十月乙巳
左藏庫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并代路鈐轄江德明
落副都知領果州防禦使為遊州鈐轄西京作坊使內侍
押班朱允中落押班為六宅使大雄軍鈐轄初德明等在
莊獻時頗用事至是言者猶以為不檢喪故落職而外遷

之

外戚驕橫

大禧四年五月己未洛苑使黔州刺史同勾當皇城司劉
美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詳見垂廉
六月辛臣寇準請治皇后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事見丁
謂事實監察御史章頌當受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劉
美依倚后家受託使人布其獄頌請捕繫上以后故不問
出類知宣州錢惟演請除丁謂首相事見丁謂事實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后垂簾聽政 四月
壬寅以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為口口家本茶商劉美女
婿也於是詔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分

爲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大聖元年正月庚寅贈侍中劉美妻吳興郡夫人錢氏封
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及卒輟視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
丞直某賢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
戒外戚 三年正月壬子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中
書令追封嫂越國夫人錢氏為鄆國太夫人 五年三月
王蒙正為荆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知府李若谷繩
以法議事多異同轉運使王頊具奏頗右蒙正戊申徙若
谷知潭州蒙正女劉從德妻也 六年六月丁亥以太常
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 詳見去歲 八年四月

甲午從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王彬為河北轉運使部吏
為崇正太后姻家猾橫不法彬發其贓罪下吏忤太后意
復徙京東 辛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錢惟
演來朝惟演以疾求赴京師也 六月癸巳呂夷簡等上
三朝正史龍圖閣侍制馬季良專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
勲一轉 戊申賜和州刺史劉從德敕書獎諭從德知衛
州碑屯田員外郎戴融為同判而融楚人善諂任因率州
人千數妄言治有異狀乞刻碑記之朝廷雖不許以太后
故猶降褒詔從德美之子也縣吏李熙輔者善事從德乃
薦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人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
京官從事河南鄭驥因緣從德亦擢美職時監司以太后

故多假借從德獨轉運使王立袞舉無所容 八月丁未
徙判許州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陳州 九
月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
趙禎厚給之己已擢禎為樞密副使 九年正月辛未改
新判陳州錢惟演河南所始惟演訖疾久留京師既除陳
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大章間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
樞密使以豈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
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而惟演自言先家
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
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冀以
為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

澧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推演不當為其弟求遷且就縱
兵權乞罷之不報 九月王蒙正子齊雄種老卒死妻與
子以病告聞封府乞母驗死知府事程琳察其色有異令
有司驗勅得種死狀蒙正連姻太后家太后因琳對謂曰
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蓄種之耳琳對曰奴無自專理且
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舉其夫李
成然而挈其女姪歸成熙訴之琳命遣女吳氏曰已納宮
中矣琳即請於帝且曰臣不言恐誅臣有以議陛下者帝
命亟出之 十一月初蔡州圍殊使知相州劉從德卒年四
十二贈保寧節度使封萊國公謚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
錄內外姻戚門人及童僕幾八十人從德姊姁能圍問直

學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漢子集賢校理峻及妻
父王蒙正皆以遺奏各遷兩官七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
德衛州為度支判官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勸楊
偕推直官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
黜修古知衛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為責輕丁酉降修古為
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勸偕為太常博士勸監濰州稅偕
監舒州稅少連為秘書丞監連水軍稅曹修古改知興化
軍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子將作監主簿館閣讀書直方
為大理評事季良解所遷官致以命直方也 明道元年
王蒙正恃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高觀為益州路
轉運使極論其不可 二年三月庚寅皇太后崩 四月

上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以景靈宮使
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河南府 己未降龍圖
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為濠州防禦使赴本州 七
月四方館使連州刺史王克明首承衍孫莊獻太后姪塔
也嘗令人入宮中言太后有災當釀禱之遂得白金百兩
至是御史發之降克明為丕武大將軍壽州都監 九月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
赴本鎮 甲申再敗濠州防禦使馬季良為左屯衛將軍
徐州安置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當行追奪故
也開封府又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富民劉可謙免尸役詔
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之初惟演欲為身計首建二后並

配議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祖禹劾奏惟演不當擅議宗廟又言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絀上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祖禹即袖告身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莫憂利害願納此不欲復為御史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祖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堵子皆補外州監當

貴妃張氏寵幸

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克封天聖初畧南都依大

姓曹氏嘗以女妻之後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
卒京師從兄亮佐將赴官於蜀而曹氏請以諸孤從行亮
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死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
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履長得幸於上性聰明使巧挾智
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
御系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未氏並爲才人未氏開封人也
慶歷元年八月未氏生子曦張后本傳云慶歷元年封
清河郡君誤也會要亦誤

慶歷元年十二月丁酉進封才人張氏爲修媛二年五
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
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亮封爲秘書監 戊

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之成服苑中
羣臣本慰殿門外 閏九月贈修媛張氏曾祖東頓供奉
官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頴為光祿少卿外祖應
天府助教曾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贈三世前此
未有也 三年七月乙未封是第四女為質和公主而五
日薨追封越國公主生始二歲其母張氏寵愛日甚冠於
後庭忽感疾追白帝曰所以子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
秩為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謹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為美人
四年三月己巳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克侔提
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誅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克侔識見
淺近託依後宮嬖倖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

內批與省府差違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
惟陛下近歲以來每事忠治獨節淫貨放減後宮絕糾封
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
議藉藉如此臣深爲陛下惜之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
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
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爾如物議不允當更
授一郡耳

上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明年五月除戶判

六年四月辛未進封美人張氏母安定郡君曹氏爲清河
郡夫人 七年五月乙卯西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口化基
爲泰州觀蔡使化基美人之兄特恤之 七月壬午戶部

副使祠部郎中張克佐爲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

克佐此除獨無言者當考

八年閏正月辛酉夕崇政殿親從官爲變他日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誣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陳執中言漢馮婕妤好男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已

張氏此時未爲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侯也

四月甲戌祠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克佐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張昇言克佐緣恩澤進用太驟

非所以公天下不報 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
令所司擇日脩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
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摯因賊人根本起皇后閣前請
究其事莫動搖中宮陰為美人道地御史何郛入見上以
摯所言諭郛郛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寢不
復究然美人卒用色駕功進妃位

此據鮮于侁所作蓋誌及郛奏議蓋誌奏議雖不出王
摯之姓名按為竦已御史臺記載摯事尤詳今取此以
為據

庚寅翰林學士古誥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職
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昔在有司必

歿旨而後進又及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命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通當制不俟旨為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受愛幸其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即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十一月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贇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贇密賜贇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贇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贇職十二月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

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等並可當命婦拜也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况貴妃乎同知院邵泌曰宮省事秘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議口在外一品南首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固無不容眾意乃定 皇祐元年三月癸卯瑞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權三司使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瑞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祭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不宜制國用不聽 二年六月戊辰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旭為秘書丞祖靖為祠部員外郎 初子諫官已極陳旭吳奎等言今億兆之眾皆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私寵驟加顯列是非倒置職

業都志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口獎商
旅阻行而免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梗厲實自斯人
臣等竊以任用免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
交譏是下拂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禳祈禱祠無
以益也拂人情則治風頽弊雖督率糾攝無以拯也陛下
何底一免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總成危機者乎竇爲
陛下痛之也拯又言竊緣三司使張免佐早緣恩澤驟陟
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覆公私困
弊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
又况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 庚辰
特封貴妃張氏第八妹爲清河郡君 九月兵部員外郎

如制誥稽顙為翰林學士未及上謝辛丑年即其第賜告
初製衣金帶鞍勒馬及明堂賞物張貴妃之父克封蕃從
顯學所為文多納顯家及貴妃為修媛令其第化墓詣顯
求編次克封文鶴為序以獻顯不答亦不以獻 閏十一
月己未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克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
度使景靈宮使 庚申又加張克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
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
進士出身克佐之子也 癸亥知誅院包拯言今克佐謂
之親則若杜審筆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則若雷有終李至
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并以與之若非內外協應豈惑振
禍寧至此哉克佐叨據如此慙羞不知真盛朝之穢汚白

畫之黽勉也况下制之日陽精閭塞氛霧離起天道固於
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迴履亮佐邁越
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其一仍罷韋枚制置使之
命界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
新盛德矣初執政布上旨一日除亮佐四使又以王舉正
重厚寡言回曰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懦儒或遠遜退
避動經旬決則亮佐之命必遂行瑜諫弗及矣 甲子舉
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亮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觀張亮
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亮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緣後
宮佞倖驟進國家計所須材以辦經費亮佐張尸其職中
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縱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

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
不嗟駭大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珠戒庸常
之材過授寵溢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充佐居職物議
紛紜當引分解避而晏然恃顏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
日親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即祇受其意尚若
不足繼有邀求不度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
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誅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
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乘勢偕盛以取禍履伏望陛下遠
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克佐新命除與一
部以息中外之議疏入不報 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

廷諍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
旭吳奎於上前相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
使諭旨百官乃退

張未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
公作中丞與奎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或怒迎謂之曰豈
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罷官何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表
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爲
之恐非罷官上味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按陳升之此時
作左司諫不爲中丞唐介實爲殿中侍御史表行張堯
佐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雜志誤今不取
己已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

不可用爲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直徽使
淮康節度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
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謹諱在
法當斥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
率上殿並先中中書取旨時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
副使梁通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
察寵免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亮位亦奏辭宣徽使
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 三
年三月庚申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爲
參知政事先是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畧也受
富民金爲偽告初事敗繫開封府獄人傳以爲語連越國

沈知開封府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青妃德之坐此獲進
諫官御史相繼論列不聽 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羣
牧處置使張充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御史中丞王
舉正言充佐本常才但以夤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
罷三司除宣徽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
御史至留班廷議而爭之身罷宣徽尚忝節度名品今四
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
天戒下慰民望哉充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
以尸學球今復授之蓋增郵誦此乃執事之臣不念祖宗
基業之重順頤固亂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陛下
不為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充佐濫當稱位之典即乞黜

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知誅院包拯陳旭天奎
相繼言堯佐判令使下物職騰沸况臣等以言為職豈敢
私自顧慮各為身謀哉直以告已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
追奪於朝廷事體亦未為當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
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諫也
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親望不知紀極始欲得至徽使
今已行前命付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入覲即圖本院供
職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每求而不讓必
使足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恩已然之夫
為社漸之制持降詔旨申勅中書諭以免位皆緣恩私不
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史不令處使相之任及

不許本院供職及趨赴河陽任所無幾獻蓋人情防社間
陳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庚子詔自今張允位
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
得過二員 至和元年正月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
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並后郎嘗議用紅繖
增兵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上可法度事無
小大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
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
殷虛微衛卒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而言
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奇之爰內押
班石象彬保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

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頃翌日問宰相既而判
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判陪王洙等皆附金彬
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逆詔近臣宗室皆入莫於皇儀殿
移班懸上於殿東楹持輶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
監護使金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頂都監凡過禮
皆金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於皇儀殿金彬以為當問
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殿按
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官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
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金彬實與劉沆
王洙等合謀為非據之禮又安得有此言而金彬傳乃

擢取以爲出自金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闕學士院其
實金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
等附會金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
之其實不自拱辰請也今夏加刪使不相抵牾

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
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
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進冊貴妃爲皇后賜謚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奏
請罷進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史孫沔言太宗四
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鄂二
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

改溫成林及侍御史口浸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
外和雜事郭中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禁宮城樂一
月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相率百官詣
殿門進名奉慰壬午以溫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
廟太慈廟甲申軍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
百官詣西上階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上宿
於皇儀殿乙酉上成服於殿陛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鎗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
掖門升大昇輦設遣殿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請奏冊沔
奏宰移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溫成進謚反詔二
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詔冊上上廟陳故事且曰以臣孫

汚請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請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
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門進名奉慰 戊子
錄溫成皇后從弟著作佐郎希甫為太常博士光祿寺丞
及甫為秘書丞太常寺太祝正甫為光祿寺丞右侍禁閤
門祇候山甫為西頭供奉官姪大理寺丞亨素為太子中
舍西頭供奉官守誠為東頭供奉官妹婿左班殿直奇班
侯思廉左侍禁曹詢並為祇候姪婿太常寺太祝盛和仲
為大理評事又錄其跡屬十數人 己丑賜溫成皇后母
楚國太夫人曹氏敦敦坊第一區 二月丁酉詔禮院孝
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溫成皇后皆立小忌
先是有請立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

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諫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壬申溫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卒報視朝三日幸其第臨奠 六月乙酉進封皇后父玘為東海郡王溫成皇后父堯封為清河郡王母曹氏為齊國夫人七月丁卯禮院言奉詔參定即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章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章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 七月癸未禮院言今立溫成皇后祠殿而未見

孝惠故事請每行至奠止令本處內臣主之詔孟享時差
知制誥侍制行事其制如后廟牙盤食差減之 九月癸
未禮官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溫成皇后園陵從之 乙
酉溫成皇后改殯上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
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為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護
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因爭
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 丁亥改命劉沆為
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禮院請溫成皇后廟祭器視皇后
廟一室之數從之 十月甲午禮院言溫成皇后四時薦
新及朔望並如皇后廟命宗正寺官行事從之 甲申軍
臣率百官詣奉先禪院奠溫成上不御前後殿 丁酉葬

溫成皇后御西樓望極以送自製挽歌詞宰臣率百官進
名奉慰 丙午溫成皇后神主入朝上不視事百官進名
奉慰 己酉葬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張堯封母齊國太
人曹氏報視朝后臨終見帝以父祖未葬為托於是為葬
其三世於冢旁 十一月甲子丙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
成皇后廟祭饗樂章四下太常練習之 嘉祐三年九月
丙子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貲錢日三
千 四年六月自溫成之沒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
閹周氏董氏及溫成之妹皆與焉妹初進才人加賜銀五
十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向也月奉二萬七千今也
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二萬七千要用之已有餘何以二

十萬為卒辭之 七年正月乙亥詔改溫成廟為祠殿于
歲時令宮人以常儀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
順之事乃言溫成皇后立廟城西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
攝事王帛裸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
於講求昔高宗遣雙飭己思登祖己訓以祀無豐于祀况
以嬰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故降是
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仁宗皇帝

宗室遷官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於圓邱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大赦錄唐梁後唐晉漢周及諸偽國後建隆以來臣僚將校沒於戰陣無子孫食祿者於所屬自言宗室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西班牙官 丙午宗子諸司使領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團練使諸同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諸司副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內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並為將軍率府副率用乙未赦書也先是宗子無遷官法惟

過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此南郊並侑三聖宗子皆上表乞推恩故為此制舊自借職十遷乃至諸司副使令副率四遷即遷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云

宗子換官姓名胥錄與百官表畧不同今參取之凡自正刺史以上遷改者不在此數記綱載呂中公當國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正司宗室聽換西班官皆中公之策也故特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史及換西班官自率所副率四遷即為遠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用益廣至今為憲按上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復然則允讓管勾宗正司及宗子換官自別有所為也宗子換官沈括筆談當得其胥允讓管勾宗正當從正

文筆談云宋子換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公之為宰相日始聞此議不然也故事宋子無遷官法惟遇希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足祖宗並配南郊宋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口口約草表上之後見宰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宋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敢復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又詞爾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八遷即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宋子以千緡謝約辭不敢受子與約親舊約嘗出表奏示子按實錄會要正史並補

換西班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

十二月丁丑御史臺言諸衛大將軍將軍並係三品一行
序立諸衛率府率副率並係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親
諸衛大將軍將軍八十五員諸衛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員
緣皇親大將軍以下並內殿起居員數稍多殿序難為排
立及非次由宴殿上率監亦是一行座次不得詔大將軍
將軍率府率副率品序排立如殿庭率監重行 寶元
二年六月癸丑詔宗室通郡并大將軍以上過朔望令其
長一人內出參起居 慶歷四年七月戊寅封武勝節度
使同平章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郡王餘皆封爵有差上
始用舊例議見荆王元俊事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尊屬

且賢方漢未平王蒼故拜未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
班之上少前 八月丙午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
久不遷官於是口進一等凡遷者三百二十一人

置睦親宅

景祐二年九月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
祠不得會見 己酉詔即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舍十位
聚居賜名睦親宅命三司使程琳總其事入內都知閻文
應等典領工作 二年七月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卽度
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
器幣製衣金帶鞍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
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凡宗族之政令皆關

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記聞載允讓管勾宗正事已於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辨之云記聞載呂中公當國見上體不安擢允讓管勾宗正司詳見宗室遺官注下

八月庚戌大宗正事允讓等請自今宗室每朝罷各就位聽讀從之 辛未三司使刑部侍郎程琳爲文部侍郎兼儀仗英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張永和領貴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王克基爲西上閤門使並以修睦親宅成也監督工作使臣而下第賞之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爲賦頌以獻者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

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口承事楊中和並為睦親宅
講書仍兼國子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康定元年二月
西夏反左千牛衛大將軍綿州刺史從誨等六人上言幸托
腹心尸學祿頗無以自効頗得從違以捍西賊大宋正糾
其事不由本司詔從誨等自今有所陳宜關大宋正司以
聞從誨德昭祿也 二年七月丁巳知宗正事允讓言先
朝故事宗室子祿七歲始賜名授官今者襁褓已有恩澤
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具子祿餘須俟五歲方得授
官從之 慶歷五年十二月己未詔大宋正帥宗子勉勵
學業睦親宅北宅諸院教授官常具聽習經典或文詞書
翰功課以聞 七年九月癸巳以北宅為廣親宅先是帝

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居隘狹乃命修王欽若故第增益之徐國公承簡言於上曰陛下教愛宗室無疎近之間既建睦親宅亦願得美名以榜秦王第賜今名十月甲子辛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

荆王元儼

乾興元年二月李文定墨華攬水事見訓導太子注戊午仁宗即位己未大赦詔有司議尊禮涇王元儼及諸皇親優加恩命丙寅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克鎮安志武節度使賜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十二月辛未以南郊加恩百官賜定王元儼詔書不名七年口月戊午定王元儼改封鎮王

明道元年十一月恭謝大地大赦改元百官加恩鎮安
忠武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
城武成節度使守太師徙封王 辛卯王元儼徙封
荆王為永興鳳翔節度使 二年正月乙未御端明殿閱
左右駉驥院馬賜荆王元儼馬二疋 三月庚寅皇太后
劉氏崩 初荆王于養禁中既長呂夷簡請出之太后欲
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恐亡益
聖德即日命遷郎中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直學士
權三司使事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者內侍捕得三司小吏鞠之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之
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

恐動齊曰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
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苦數人而已十一月丙子加贈
荆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為德妃景祐二年南郊百官加
恩荆王元儼為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
入朝不超二州牧自元儼始三年正月戊申置荆王府
翊善一員四年三月濟州團練使劉從廣娶荆王元儼
女庚子授從廣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帝過從廣持厚猶
以莊獻故也慶歷二年五月甲子荆王元儼盡納公使
錢以助邊費詔以半給之三年五月甲午復給荆王元
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領荆揚二鎮歲凡給緡錢二萬五千
而邊用兵富納其半上以元儼叔父之尊不欲裁損不諭

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預借數年俸料珣善
王渙上書誅以方有遺患宜助朝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
曰愁殺人他日又誅元儼又到曰仰珣善家落珣善十
二月辛丑幸荆王元儼弟問疾四年正月乙亥荆王元
儼薨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鍾愛不欲令早出宮母朝
嘗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宮中呼為
二十八太保黃顙豎頭宵戴豸不可犯其名聞於遠近
性喜儒學在宮中時孫奭為侍講平日與論經藝尤所親
暱多蓄書好為文詞頗喜二王書法及飛白書嘗自繪太
宗聖容注謹約券書慈帝以十二歲即位莊獻呈太白詞
朝事日以萬幾望重為太后所忌深自悔去因聖門却

絕人事不復與朝謁或故謬詔陽為狂疾不慧及太后崩
帝親政益加尊寵凡有所請報可王必白書謝情嘗問翊
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口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
其言去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大臣憂既
而尤儼病帝憂形於色親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語久之所
獻皆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帝教諭又固辭曰臣羸
憊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多矣帝為嗟泣臨終誠諭子以
孝友仍以太醫治不瘳慮得違豫為表祈貸及薨贈大策上
將軍徐克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取墨迹及所賦詩分頒
輔臣餘藏秘閣范仲淹言昨奉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
者臣謂此有三說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

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
更有擾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
一曰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
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
耶陛下嘗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饒惑多端陛
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
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能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
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
葬有無權厝者其三曰自來初葬多是妄生事端呼索無
算臣請特傳聖旨令丞相王司忠與三司使制并禮官聚
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

應副吏不得於物外故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
內藏庫錢帛若干修葬事使三司是為應副如此則陛下
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日來勅葬枉費太多道路供
應民不聊生臣乞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口人送
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
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
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侍罪政府不敢不盡從之
四月乾元節罷垂拱殿置酒以翌日燕王葬故也 六
月當弼上河北守禦策其六曰北人風俗貴率親以近親
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口視中國
用人口口燕王威望著於外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

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
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人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
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
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北使每見
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致亦見重於
彼謂南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而止今秦王
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人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
人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外裔而
親王素有威望為北人所畏者又以論謝且不復聞皇親
可以為朝廷屏翰者彼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
固所以動搖此誠宜為北寇之視也臣竊恐下親繼宗室

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人事者數人為王畿千里內州慮
宗室出外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通到位下難以規正
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責勢均力敵
可以共事而無所俾俟歷一兩郡可以獨仕則罷同知州
又擇其次者數人為千里內州郡幹轄恐未練軍馬職事
不舉其都監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口
乃選良守臣伺察而審處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遣口
為畿縣都監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選良令守以
誅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察賞罰以勸沮之臣
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
為難矣內以屏藩王室外可以威示四方此有國者之急

務也長久之策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仁宗皇帝

王欽若復相

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午太常卿知濠州王欽若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天聖元年八月宰相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紙置湯藥盃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預聞 己未欽若至國門始命書徒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 庚申王欽若入見 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知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

乃附誘黃金二十兩令納諸欽若求外使誘未納植又遣
吏抵欽若第問訊語頗咤欽若知不可持即補送開封府
既又請付御史臺選中使監勅植初自言未嘗納金反誣
吏誤以問誘語達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窮治乃得其
實然金尚在誘處也斌以逆植赴獄鞫受昧不即行故皆
反於賊有詔撫慰欽若而億并素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
問時軍執晨朝某侍漏院魯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衆慍
甚既明欽上馬忽有鼠突出頓惶竄宗道曰汝猶敢出頭
欽若甚愧焉 十月庚午軍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
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
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

議者非之 十一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國公王
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
金五十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
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壻大理評
事張球除祕閣校理球伯孫也國朝以來宰相卹恩之厚
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兒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
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
巧敢爲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
太后頓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亦邑邑以沒

太后解體據溫公邑邑以沒據江氏

後有詔塑其象茅山列於仙宮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賊汚

無忌詳考其行宜神仙耶宜察其妄不報

晏殊作茅山五雲觀記載起觀事由或可附此

七年三月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人在此府察其所為
真姦邪也王嘗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珪時號
為五鬼其姦邪險詖之迹誠如聖諭

曹利用罷樞密使

天聖七年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
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
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日居不郵也
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誨侍中
而不召利用奏事兼前或以指爪擊帶鞋左右指以示太后

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
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俛從之者久之人口知其然或給
白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
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頓銜怒
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勅之利用去崇
勳冠帽詆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從子洵為趙州兵馬
都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洵不法事奏上崇勳方侍
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侍制王博文監祭御史崔暨與
崇勳鞠洵於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制辭猶以利用累
章請外為辭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勳等窮深其獄
獄具洵被坐洵衣黃衣令軍民王是王元亨等呼萬歲且

傅致洵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顧望未有對者
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
大怒將并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爲利用解太后曰卿嘗言
利用橫肆今何辭也曾曰利用恃恩索騎臣每以理折之
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稍釋丙辰既利用
爲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令供奉官陳崇吉御史臺
驅使官趙崇諒乘驛伴送法寺議洵當斬王昶等亦抵死
洵之母妻皆緣坐徒三年詔杖殺洵妻論如法決其母杖
十五更杖脊配沙門島遇赦不還王元亨以喪明編管旁
州餘悉配廣南荆湖羊城和趙州及同判並責監當本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特釋之給趙德崇田五頃錢二百千先

是館閣校勘彭東宮與釣魚故事上未得魚侍臣雖先得不敢舉竿反上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既而乘回列亦得魚效舉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竿未得魚學士竿未可舉也利用得魚左右復以紅絲網承之利用弗禁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其能久乎無幾何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夏人司馬池為羣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負馬價池曰今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苟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輸官數日而諸司者皆入利用敗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稱利用之狂朝廷卒不問

王陶談淵載普瑋任守忠二事今附見嘗考普利用晚
節福過災生剛復驕傲人怨神怒天聖中姪門門被候
納為趙州都監嬖一婢至家不初遂出為民妾民居左
側戎公晉之北因懷妊不寡內嘗出入其家卒舊好婢
與其夫喧爭內衣戎色與子入其家民亦被誣因背山
呼之事既奏至朝廷奏剛遷於刑國家數日因鎮定走
馬任守信入奏達其事方免尋其朝堂曰蔡用極意
使以節度司空侍中到鄧州未行物論甚望尚表曰聞
達於天聽莊獻后垂簾臨朝上書奏事旋留就座以詞
其事王沂公為昭文張鄭公某贊曰公是以前公又欲
待命至無以對事公是次而奏云初生時逆尺乞歸士

避十年同在宥宥以利用舉而大拜士避無一言辯白
媿謝而已翌日再敗利用左監門衛將軍知隨州士避
罷相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內侍押班仕守信爲定州
路鈴轄一日習射於園中其左右惟見守信獨語云侍
中何故至此退立數步踣於地從者異歸正寢風誕大
作已不救矣先是守信天聖中爲鎮定走馬承受時知
定州曹瑋與大臣曹利用有隙會姪洵猖狂山呼於趙
州奏入月餘未行瑋密誣守信以違事入奏白於莊獻
劉后遂貶利用致非命死於道後守信赴官定州經由
趙之高邑縣道傍一傭莊詢之誰氏曰故曹侍中瑋守
信自此不覺神色慘沮至定不旬日而疾作其年曹瑋

亦堯謝

二月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爲刑部尚書知江
軍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堰丞憑罷自恣
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得
菲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初曹利用鎮景
靈宮使令堰畧主事蘇藏用令史趨兼素中書堂後官孟
昱主宮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未還法寺定利用爲首
當除名藏用等爲從應徒二年半詔藏用兼素並勒停
利用同時坐致罪而貸宮錢法尤重 癸酉再貶利用爲
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令內侍楊崇敏護送之別選
官知房州及監巡檢利用四子各奪刑官沒所賜第籍其

家貨利用弟左侍禁閤門祿候利涉前為趙州都監強市
邸店役軍士治第利涉時在京師亦詔劾於開封府法當
奪三官勒停特除名編管既而曹州又言利用常盜官物
遂決杖二十利用舅太子中舍致仕韓君素居棗州領侍
勢放恣錢侵民又私釀酒其家特除名配沂州編管有司
藉利用家貨得水精杯盤十副賣人不能言其直曰此非
人間所常有也老賈人識之曰噫此物官有舊價矣又
何估為史詰之曰此丁侍中政物也侍中敗官籍其家貨
吾蓋嘗估之矣閱視舊籍果如所言時朝廷以利用嘗所
薦擢者多頗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
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其言

昔侍中利用因姪洵聚無賴不軌獄既具宥司盡劾交
給利用吉時檢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緝之俾
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內有先嘗與曹
利用交涉往還曾坡薦舉嘗親昵之人並不得節外根
問其中雖有涉內之事者或恐註誤亦不得深行鉅錄
其仁宗至此是并聖算方二十此僧文瑩所錄也其事
不見於齊錄止史然鞠詠請勿治利用所薦擢領兵者
不知其從違按此則詠言必從矣今但借此用記詠言
仍削而不著

閏二月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楊懷敏護送利用
內至其宅詠索取不肯前且以詔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

死陳敏乃奏利用恭平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革憂
不就餉於聘賂無所定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
斬其數於國有勞既富貴恃以爲己功性又悍梗少通
力裁浼滓而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其在
朝廷忠董有守始終不爲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免之後其
家靖居鄧州上測然從之且命利用子內殿崇班淵監本
州稅

曹淵監鄧州稅恐自有時當考 景祐二年四月始聽

利用諸子遷京師十月以舊第四之一遷利用子孫

景祐二年四月壬申詔曹利用諸子先從降黜者並聽還
京師尋詔給以所投舊第四之一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

務蘇舜欽詣匭通疏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選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起越十尚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凡庸邪詭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議沸騰政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願在朝行以詆譖自任士人或有稟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味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益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竊恐冠戴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 二月甲戌右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至聰也成

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於岳選于衆不敢以獨鑒自決於
上必命衆而舉之始居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
遠未有衆以爲非才上獨以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
而望萬化可成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
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
軍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褻驟傷體廟堂
之上不聞長才遠器仰益或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
之辭貽笑中外而自信疹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隆禮
求邊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
避而不朝君父袂疾於中書視事引懼親舊怡然自居豈
物欲佛禱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

心固寵慢上每歲不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志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選之禮既已修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次則陳亮佐男迷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舉而引界滿辭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桂林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具守則雖界滿出刺而汝庶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救保明之官以重真口罪以此校之則迷古之授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殊不以資叙回授兄綱將朝廷委職從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工不之聽矣則必愈任成

福公然為不善夫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者
兼領常司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瑤設陷之譽為人所
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
况仍歲以來災異間作眾星流隕連次不順河東北夏暨
履至多雖歷代所言謹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
無積雪春首遭寒氣變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刑災
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則獨使陛下引咎教詔尋求臻
言繼曰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偏責剋舉故長
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己泰然自處
於幸愛優契之右臣條欲黃陛下之德之頌前詔於天下
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

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寔成弛慢之風必恐外高閣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者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執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褻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踰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克齊之資而為在位壘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無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紙片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

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事於朝政
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敗竄之罪臣無
所逃劫遇陛下勤政冬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
以塞羣衆之議上嘉納之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
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戶部侍郎平章事陳
克任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戶部侍郎參知
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正罷為戶
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罷密為隨克任二人為相
其意援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親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
已及隨與克在億中正等議改欽定於中書過事為兵
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克任後立高事多不

舉時有中書省爲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軫求三路於
隨隨以問問部詞罵之一日隨方繕堂史白事任意隨食
未下咽而遽斥之羹汚其面中外恥笑會災異仍見琦論
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白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
皆俱罷

王巖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
意仁宗時王隨陳亮佐爲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于書事
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
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宣公復上章乞廷辨上迫於正論
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沂公范
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

某賢末厚元宗慙參政天下大夫望公曰事固不如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嚴光此鍊鰲誤末厚參政在賢元二年十一月元宗慙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遊得家同入中書明甚宗慙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厚實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厚偶以境止更一年餘卒除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府坐譴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猶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嚴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遽筆之於書耳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得象以

本官平章事口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駿龍圖閣
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字若谷並為參知政事初韓
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
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祁范仲淹宋以爲正
直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
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子遯
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來言舊恩或言又夷簡亟薦之得
象入謝上謂曰位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
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大臣補外

免宮出鎮天維

天聖五年八月丙戌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允咨為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允佐權知開封府允咨自勇其能冀速登用頗不快於執政者嘗有誇言達於上太后惑焉他日以問王曾等曾既具對且曰臣等職在例誥敢不心存公正然饒人固極亦不可不察也太后猶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於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有謂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為國老以其性能和衆藥故陽劑中不以寒溫多用之班固有毒若與衆藥同用必致殺人此其驗也太后大悟不數日允咨有換官出鎮之命允咨內不平上章固辭時太后嘗以雙日垂簾特用吏曰召見教諭之不得已乃拜受免

咨善射常取錢為的一發貫其中於兄弟間最為少文任
兼節真宗嘗欲授以武職堯咨母不可乃止或謂太后此
除不用真宗適意也奉有詔堯咨過契丹使過大名權位
必即上及歲增公使錢百萬天雄城壁器械自契丹修好
久不治堯咨至並加完葺然頃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
大挺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因仆

堯咨饒誇事據言行錄百一編又云堯咨晚年以其兄
堯佐妨己進用頗出怨言國史並不載或修史者陰有
所庇蓋蒲宗孟與堯咨實同州里也不然王氏父兄雅
不喜堯咨故云耳當考 又王公傳知開封府陳堯咨
嘗酒發事公奏彈之亦當考

晏殊出知宣州

天聖五年正月庚申降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
先是太后召張耒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
天下大事就令之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耒無他勤勞徒以
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
密使也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
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王公等劾奏殊任
輔弼百僚所法而忿疎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
免奪改知應天府

論依書不可為樞密提張唐英政要及歐陽修神道碑

史不載也

六年七月賜樞密使張耆常樂坊第一區 八月晏殊之
出也上意初不謂然欲復用之會李及卒乙酉召殊於南
京命爲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學士上

錢惟演改判河南

天聖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始惟
演托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
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亦
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
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
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

皆得官不去尚奚以爲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
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漢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
與其弟求遷惟演且就總兵權乞罷之不報

王駿出知河南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駿石諫議
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攸觀並
罷駿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天聖中駿嘗知河
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
曰何以敬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于元昊願保德明嘗
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誅曰我戎人本從事
鞍馬間而與漢推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夫求

心不可德明為首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兒異常他日必
為邊患敵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
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判鄉兵久不決帝不
悅宰相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敵及
執中觀三人同日罷敵乃思諱言固以語所親厚者云

張士遜得謝

康定元年五月先是詔御筆院揀下都筆官年四十已下
為禁軍筆官千餘人携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訴門下侍
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墜地 己未御
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鞠以聞
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誅官以為言士遜

不自去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 士成優拜太傅進封鄧
國公致任聽朔望大朝會殿中書門下班月給宰相俸三
之一出入施徽又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

林瑀通判饒州

慶歷二年二月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
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
位年月日夜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
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
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之藏秘閣詔賜瑀銀絹
五十兩足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

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忤及是瑞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燕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瑞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瑞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瑞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僞終涉形迹遂罷絀瑞

余靖分司南京

慶歷六年七月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

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
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言靖
初名布古舉進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
至簿招其罪無所得惟得與靖口按坐主簿既以違勅停
任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他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
命

龐籍出知鄆州

皇祐五年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以本官知
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膏錢淵上書願易
一官道士趙清眘者籍甥也始爲湖白籍而與堂吏共受
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

既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贓及堂吏皆坐贓刺配
竊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贓以滅
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政罷之然謂籍陰
諷開封覆之無實

吳育判延州

至和二年七月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
部侍郎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
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
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形之於事自古聖人君皆因信鏡
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
違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違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不可

不惑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
察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
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
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
進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
惡則陰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
益重之數欽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
錢久之遂命出帥

育正傳云為諫官劾元瑜誣奏按元瑜此時嘗知漳州
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考之蘇軾嘗記王筆云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

闕會乾元即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鞏父素為鞏言此按育自陝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侍罪不知何時為育所云醉拊御床仁宗愕然因不便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為亦未可晚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徙河中三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鞏所云差誤姑附見侍考

宋祁出知鄭州

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石司諫兵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宴遊且其兄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任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聞拯嘗彈奏宋祁過夫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卒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如拯才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耳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